

屏東縣

九如鄉 三山國王廟

調查研究規劃

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調查研究規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屏東縣政府委託  
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規劃 計劃主持人：黃輝陽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中部辦公室  
委託單位：屏東縣政府  
規劃單位：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劃主持人：黃輝陽







【三山國王廟正立面舊照片】

轉錄自《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聖蹟專輯》



【三山國王廟正立面現況】

照片-1

賴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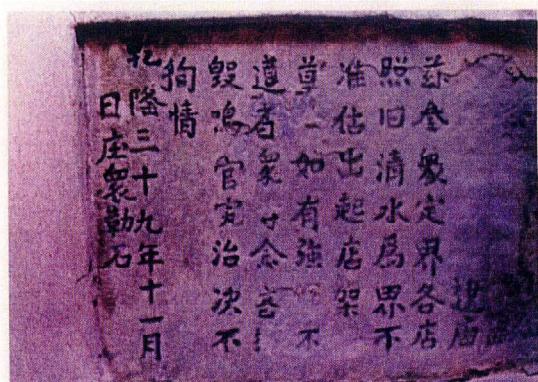
【三山國王廟鳥瞰一】



【三山國王廟鳥瞰二】

照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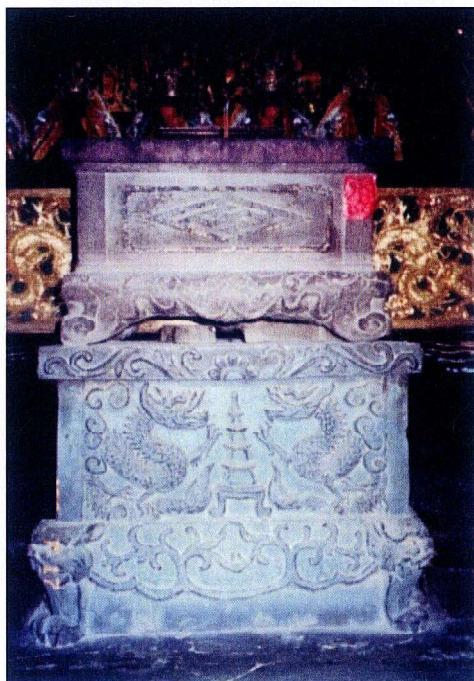


碑石念紀地廟購資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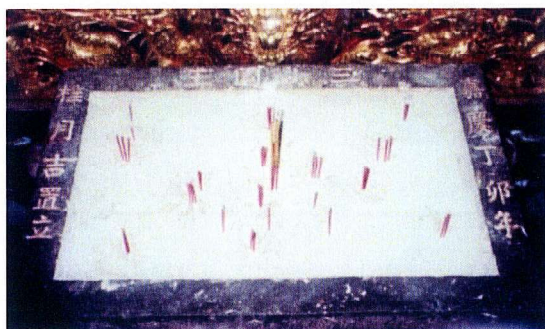


【古匾】

轉錄自《屏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聖蹟史錄》



【嘉慶丁卯年香爐】



【嘉慶丁卯年香爐】



【前殿兩儀四象彩繪】



【後殿彩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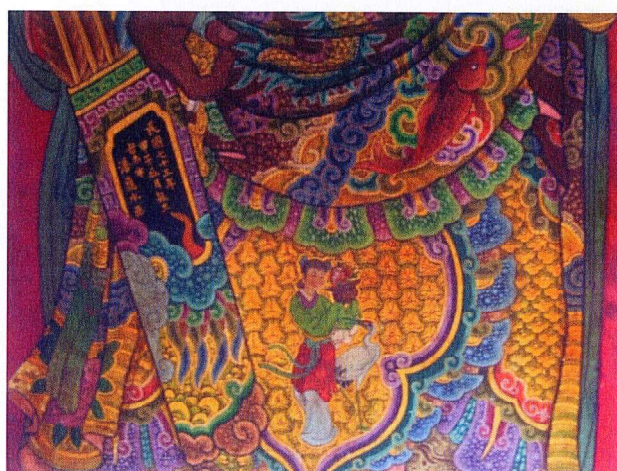
【三川殿中門潘麗水之彩繪門神】



【三川殿中門潘麗水之彩繪門神】



【潘麗水之彩繪】



【潘麗水之彩繪】





【三川殿右門門神彩繪】



【三川殿左門門神彩繪】





【三山國王廟前殿】



【三山國王廟前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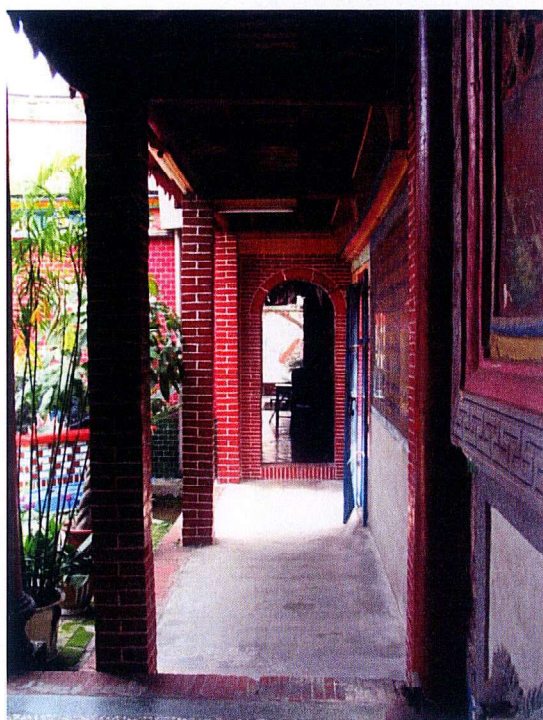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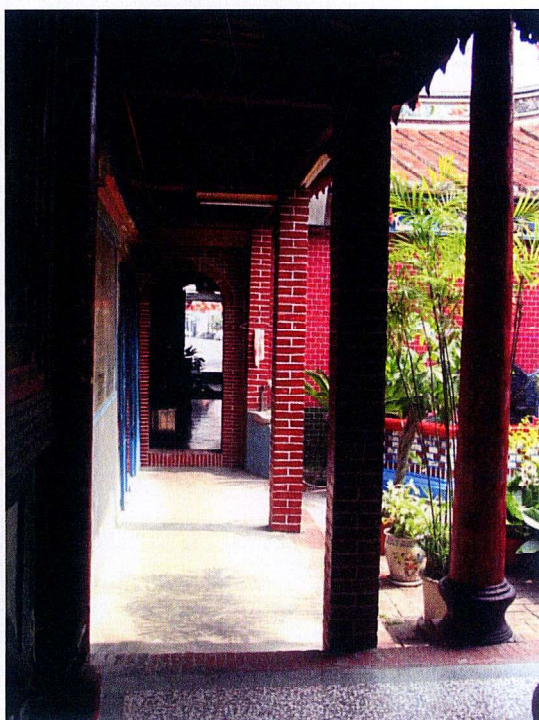
【由後殿望向前殿】



【由後殿望向前殿】



【由後殿望向前殿】



【由後殿望向前殿】





【三山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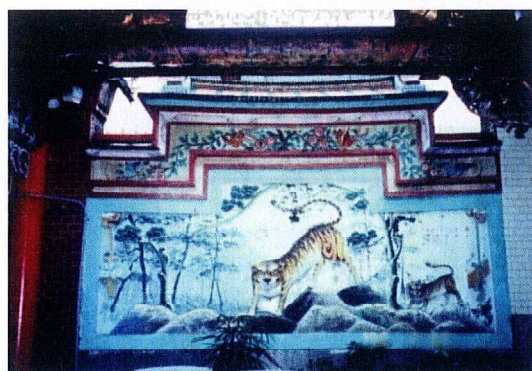


【王爺奶奶】





【前殿龍堵】



【前殿虎堵】



【前殿象座】



【前殿象座】



【前殿獅子斗座】



【前殿獅子斗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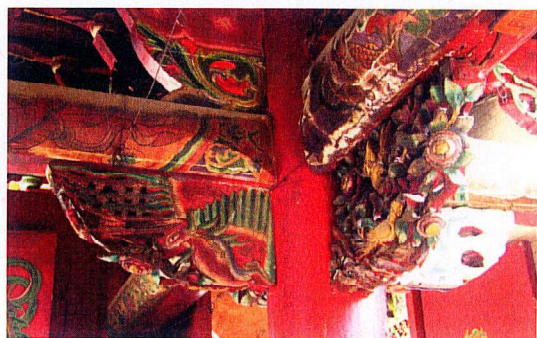




【三川殿步口下之吊筒】



【後殿吊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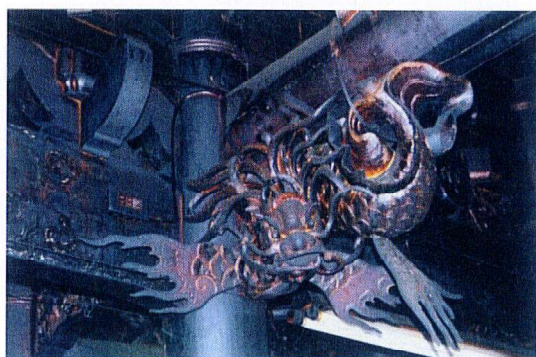
【前殿雀替】



【前殿雀替】



【後殿龍形雀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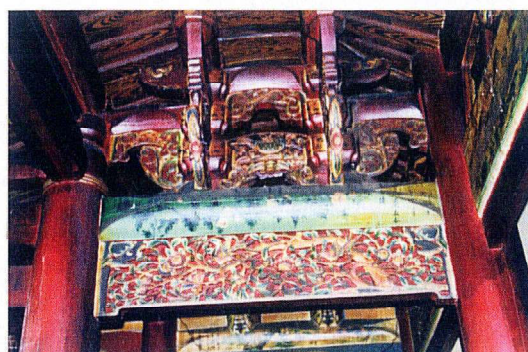


【前殿鰲魚雀替】





【後殿彩繪員光】



【後殿花鳥雕刻員光】



【三川殿彩繪】



【後殿彩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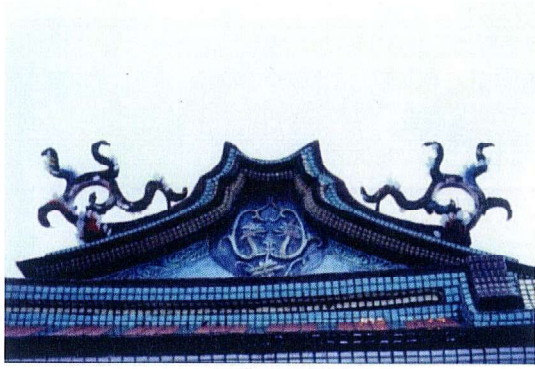


【三川殿步口】



【三川殿以螭龍團成香爐為圖案之窗花】





【山牆剪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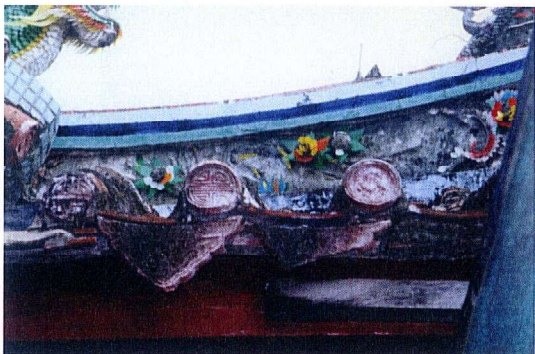
【剪黏】



【牌頭】



【龍形剪黏】



【瓦當】



【瓦當】



現況彩色照片  
圖、表、照片目錄

## 目 次

第一章 前言.....	1-1
第二章 歷史沿革.....	2-1
第一節 大陸原鄉三山國王信仰與傳說.....	2-2
第二節 三山國王信仰傳播來台.....	2-7
第三節 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早期拓墾社會之關係.....	2-11
第四節 三山國王信仰應非客家人專屬信仰.....	2-18
第五節 三山國王信仰與屏東平原的拓墾.....	2-23
第六節 由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石碑碑文論九如鄉的開發.....	2-31
第七節 結論.....	2-48
第三章 建築形制研究.....	3-1
第一節 周圍環境概述.....	3-2
第二節 三山國王廟的風水.....	3-5
第三節 三山國王廟的修築歷程.....	3-7
第四節 建築配置與空間使用.....	3-13
第五節 建築裝飾分析.....	3-19
第六節 建築構造.....	3-62
第七節 結論.....	3-66
第四章 重要歷史文物.....	4-1
第一節 碑文研究.....	4-2
第二節 重要匾額.....	4-8
第三節 楹聯.....	4-10
第四節 其他重要文物.....	4-16
第五節 結論.....	4-20
第五章 構造破壞調查.....	5-1
第一節 使用現況.....	5-2
第二節 損壞情形.....	5-7
第三節 損壞原因.....	5-27
第四節 結論.....	5-28
第六章 修護計畫建議.....	6-1
第一節 修護範圍界定.....	6-2
第二節 修護建議.....	6-4
第三節 修護經費概算.....	6-6
第四節 結論.....	6-10
第七章 活化計畫建議.....	7-1
第一節 相關人物之意見.....	7-2
第二節 活化之潛力與限制.....	7-7
第三節 活化計畫建議.....	7-10
第四節 維護管理建議.....	7-17
第五節 經營管理模式建議.....	7-18
第六節 總結.....	7-19
附錄	



---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章 前言

三山國王信仰源自廣東省潮州府揭陽境內之明山、獨山、巾山三座神山之山神的崇拜，為深具粵東地方色彩的民間信仰，並隨著清代的移民被帶來台灣。三山國王廟不僅為九如鄉宗教信仰的中心，同時也扮演社區人際關係開展的中心—公廟的角色，更見證了九如聚落的開拓史。廟中文物甚多，例如：主香爐、扁額、彩繪、交趾陶、石碑，皆是值得保存的重要文化資產。

本研究以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為研究對象，試圖就其歷史沿革、建築構造、古建築修護之整合，擬定古建築之修護及保存再利用的建議，以作為三山國王廟是否列為古蹟或歷史建築的參考。

### 一、調查研究範圍

本研究對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調查範圍如下：

所在鄉鎮：屏東縣九如鄉

座落位址：九明村 174 號

座落地號：九如鄉九仁段 224、225 地號

### 二、調查研究方法與工作內容

本調查研究旨在針對三山國王廟進行歷史考證及現場測繪，提出修復計畫以及活化利用建議，具體的研究方法與工作內容如下：

#### （一）調查研究方法

- 1.歷史文獻調查與訪談
- 2.實地調查及測繪
- 3.建材安全之鑑定
- 4.期中簡報
- 5.報告書撰寫
- 6.期末簡報

#### （二）工作內容

本工作團隊針對調查研究之古建築物作調查及資料蒐集，並作研判詳如下列章節：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歷史沿革

第三章 建築形制研究

第四章 重要歷史文物

第五章 構造破壞調查

第六章 修復計畫建議

第七章 活化計畫建議

測繪圖集



## 第二章 歷史沿革

- 第一節 大陸原鄉三山國王信仰與傳說
- 第二節 三山國王信仰傳播來台
- 第三節 三山國王信仰與台灣早期拓墾社會之關係
- 第四節 三山國王信仰應非客家人專屬信仰
- 第五節 三山國王信仰與屏東平原的拓墾
- 第六節 由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石碑碑文論九如鄉的開發
- 第七節 結論





### 第五節 三山國王信仰與屏東平原的拓墾

自從明朝末年，閩粵沿海部分人民開始大量移居台灣之後，四百年來，中土嚴重的人口壓力，迫使一批批的漢人移民，渡海來台拓墾「荒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的第一年，由於明鄭文武官員兵卒及內地「難民」陸續遷離<sup>52</sup>，以致台灣一時之間出現「人去業荒」的狀況。爲了恢復生產力，一些首任赴台的地方官遂採取了招徠移民的措施，吸引內地人到台墾耕，在「人民稀少，地利有餘，又值雨水充足」的情形下，「閩粵沿海各郡之民，無產業家室者，俱冒險而來，以致人民聚集日眾」，造成諸多的社會問題。

清政府爲防止台灣成爲「奸宄逋逃之淵藪」，所以不想拓土聚民，在將台灣納入版圖的次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即公佈〈台灣編查流寓例〉，把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移入台灣視爲「流寓」，嚴格限制移民來台；除嚴禁無照渡台及不准攜眷的規定外，就是不准廣東人來台。

最初，漢人移民拓墾範圍大多集中在急水溪與高屏溪之間的台南、高雄一帶的濱海沖積平原地區，直到康熙中葉以後，漢人才開始大規模拓墾屏東平原。根據康熙六十一年（1722）「番界」的記載，當年屏東平原的高山原住民的勢力，還曾經遠達平原河流的中游，甚至於達到濱海的地區，例如枋寮地區。平埔原住民則大都分散於河流下游的沖積平原。漢人移墾台灣初期，平埔族人還曾經與漢人混居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正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陳文達所觀察的現象：「自淡水溪以南，則漢、番雜居。」<sup>53</sup>後來，高山原住民退居群山，而平埔原住民則屈居於潮州斷層的邊緣地區，介於漢人與高山原住民之間。

根據簡炯仁的研究，如以拓墾的時間來區分，漢人拓墾屏東平原，大略可分

<sup>52</sup>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一八：

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明裔朱桓等具令赴京。其武職一千六百有奇，文職四百有奇，或自願回籍，或願受職，應聽部察例議敘。兵四萬餘人，願入伍、歸農各聽其便。

<sup>53</sup> 陳文達，《鳳山縣志》，卷七·風土志·漢俗，頁80。



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康熙三十年代以後到康熙五十年代末期；第二階段，則由康熙五十年代末期以後<sup>54</sup>。

屏東平原，本來就是屬於馬卡道系平埔族「鳳山八社」生息之地<sup>55</sup>，而且也是一個「土多瘴氣，來往之（漢）人恆以疾病為憂」<sup>56</sup>的地方，所以明鄭時期，就將今之屏東地區當作流放罪犯的地方<sup>57</sup>。清朝入主台灣之後，屏東平原還是一個杳無漢人蹤跡的地方；甚至到了康熙三十六（1697），郁永河也做了同樣的觀察：「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sup>58</sup>漢人大規模移墾屏東平原，顯然是康熙三十年代以後的事。這是因為台南、高雄地區經過漢人持續開墾了二、三十年，尤其明鄭政權更全面實施政策性的屯墾，地利漸失，這正是陳文達所觀察的：

臺地窄狹，又迫郡邑，田園概係偽時開墾，年久而地磽，力農者每多用糞；非如鳳、諸新墾之地，不薶而秀且實也，其民多勞<sup>59</sup>。

黃淑璫所觀察的也是如此：

臺邑土壤偏小，絕少水田，……間種早稻以佐食，納糧每於兩路糴買輸將。<sup>60</sup>這時，當地土地的人口扶養力已達飽和，無法支持當地人口的成長，加上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潮不斷湧入，人口壓力嚴重，新移民必須往「諸、鳳新墾之地」移動，且內部過剩的人口也就近移出，以紓解當地的人口壓力。下淡水溪下游西岸的福佬人，因地緣關係就直接從上下淡水社之間的渡口越渡下淡水溪，（早期唯一的渡口在今萬大橋附近）佔墾下淡水溪下游到東港溪下游西岸一帶的沖積平

<sup>54</sup>簡炯仁，〈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兼評「台灣大勢，海口多泉，內山多瘴，再入與生番毗連，則為粵人」之說〉，《屏東平原的開發與族群關係》，屏東縣政府文化局，頁7。

<sup>55</sup>黃淑璫，《台海使槎錄》，卷七·番俗六考，頁143。

<sup>56</sup>同註53，卷七·風土志·氣候，頁85。

<sup>57</sup>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五·典禮志（壇廟），頁79。  
舊鄭氏時，自港東至瑯嶼皆安置罪人所。

<sup>58</sup>郁永河，《裨海記遊》，頁20。

<sup>59</sup>陳文達，《台灣縣志》，輿地志一·風俗（雜俗），頁56。

<sup>60</sup>同註55，卷三，赤崁筆談（物產），頁52-53。



原，相繼建立了幾個福佬聚落。例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刊行的『鳳山縣志』，就已經出現「新園街」及「萬丹街」了。該地區不僅成為鳳山縣治到南路下淡水的交通要道，而且康熙末年清廷還在東港（今之新園鄉鹽埔仔）、萬丹、新園赤山設置「淡水巡檢司署」以及「縣丞署」，以維持治安。由此可見當地人口密集的情形。

原本聚居在台南府東門外的客家人，也被迫移往屏東平原拓墾。伊能嘉矩曾做過如此之觀察：

康熙二十五年、六年（1686~1687）開始，廣東嘉應州之鎮平、平遠、興寧、長樂等縣份的客家人紛紛移入台灣，本想在台南府治附近拓殖，可是大多已被河洛人所佔據，已無空地，才在東門外墾闢菜園，以維生計。後來，他們知悉下淡水溪東岸流域，還有尚未開墾的草地，於是相率移居該地，協力開墾，田園日增，生齒逐漸日繁。廣東原籍的族人聽到後，趨之若鶩。後來，墾地日益擴展，北至羅漢門（今之高雄縣內門鄉）南界，南至林仔邊溪口（今之屏東縣林邊溪），沿下淡水、東港兩溪流域，大小村落星羅棋布。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亂時，屏東平原就已有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的客家庄了<sup>61</sup>。

康熙三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移民潮湧入台灣，正如康熙五十年（1711）三月，台灣知府周元文〈申請嚴禁偷販米穀詳稿〉所觀察的：

自數十年以來，土著之生齒既繁，閩、廣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sup>62</sup>。

移民潮使得屏東平原的拓墾十分神速。康熙三十五年（1696），屏東平原就已出現了「淡水港東、港西里」的地名<sup>63</sup>。並且是以客家人（精確的說法應該是

<sup>61</sup>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漢譯本），下卷，第十四篇，第四章，頁142。

<sup>62</sup>周元文，《重修台灣府志》，卷十，藝文志：公移，頁323。

<sup>63</sup>高拱乾，《台灣府志》，卷之二，規制坊里，頁36。



雍正 11 年之前潮州府人) 為強勢族群所形成的族群混居地區。這就是陳文達所描述的：自淡水溪以南，則漢、番雜居，客人尤夥<sup>64</sup>。

清廷治台是採消極防患的政策，對漢人移墾台灣，只要不危害其統治，則採放任態度，縱容在台漢人大肆佔墾「荒地」，以換取這些有勢力者對滿清政權的忠誠。在台漢人拓墾台灣，大都由與官府關係密切又有勢力的墾戶，尋覓一塊地勢高亢又近水源的土地，並查明「四至」（即東西南北的地理位置）後，再向所屬官廳申請「墾照」。這種情形，就如雍正四年（1726）巡臺御史尹秦〈台灣田糧利弊疏〉所記載的：

竊查台灣……所有平原總名草地。有力之家，視其勢高而近溪澗淡水者，赴縣呈明四至，請給墾單，其所開田園，總以甲計<sup>65</sup>。

墾戶一拿到墾單，立即招募佃農開墾。他們所關心的是在限期（三年）內儘早募足佃農完成拓墾，以利其「報陞納賦」，確定所有權而牟利，所以並不大注意佃農的族群屬性。因此會出現住大城市內、不在地的福佬地主卻由一群住在鄉間的客家佃農拓墾其所請墾的田地，如萬巒客家農民所耕種的土地所有權，最初原來大多是屬於福佬人施世榜家族所擁有的。

農耕的漢人大都尋找「高亢近水」，利於耕作之地，時常沿河而居，就出現「漢人間佔草地（謂除草為田地，台人稱莊社為草地），與土番錯」的特殊現象。

<sup>66</sup>句中的「漢人」，則兼指客家與福佬。這時，「客」指的是潮州府移民：

佃田者，……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客莊<sup>67</sup>。

---

<sup>64</sup>同註 53。

<sup>65</sup>《福建通志·台灣府》，頁 158。

<sup>66</sup>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漢俗考，頁 136。

<sup>67</sup>同註 66。



縱然是「潮人尤多」的地區，其實也有其他族群混居其間。例如現在的萬丹鄉、竹田鄉的交界，當時就是一個閩客混居的地方<sup>68</sup>。

簡炯仁將屏東平原第二階段拓墾的區域、方向及過程作了一番非常深入的闡述：

第二次拓墾的地區就以客家六堆外圍的地區為主，亦即：下淡水溪中、上游；隘寮溪流域、東港溪上游，以及林邊溪流域及南邊狹長的濱海地區。

#### 河洛人的拓墾區

河洛人拓墾下淡水溪及東港溪下游（梯形頂邊下方），大體形成一個「L」形的態勢。其拓墾活動逐採取兩個方向進行：一則往北下淡水溪中、上游東岸狹長的沖積平原移動，也就是由現在萬丹鄉北部，往北拓墾現在的屏東市、九如鄉直到里港鄉；一則跨越東港溪南下，拓墾東港溪東岸到枋寮（梯形左斜邊）的狹長沿海平原，也就是跨越東港溪往東南移動，開發現在的南州鄉、林邊鄉直到枋寮。乾隆初年以後，北部的河洛人在由里港往東繼續推進，由鹽埔鄉到高樹鄉的舊寮、加納埔等地；南部的河洛人在由崁頂往東北方向，避開客家人，經由四塊厝往加走一帶的地區推進。

#### 客家人的拓墾區

位居屏東平原梯形中央（東港溪中游）沖積平原活泉帶的六堆客家人，則往六堆外圍成扇形推進，其主力還是以東北部隘寮溪及東港溪的上游（梯形右底邊部份）為主，向該二溪上游（梯形右底部），甚至向林邊溪中游推進，逐漸拓墾現在的麟洛鄉（舊名為遴珞庄）、長治鄉（舊名為竹葉林社）、佳冬鄉北部、萬巒鄉內埔鄉東北部，以及新埤鄉。乾隆初年，客家人再繼續往北和東北方向推進，陸續開發高樹鄉的高樹、蔡寮、大埔及廣福等地。乾隆中葉，又有一部份的客家

<sup>68</sup>參見同註 54，頁 10。



人由武洛及大路關，更跨越荖濃溪拓墾美濃地區。乾隆中葉以後，六堆部洛已然形成<sup>69</sup>。

從唐山來台進入下淡水溪拓墾的漢人，有兩個主要的進入孔道：走海路的話，就在東港上岸；走陸路的話，就從上下淡水社之間的那個渡口進入屏東平原。「下淡水巡檢司署」原本設在東港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那裡是從海上進入屏東平原的主要關口。後來因為巡檢司署接二連三死了一堆長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這個機關就被遷到「赤山之巔」（即鯉魚山）。這次的遷移當然不是純粹只有地理風水的考量，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赤山之巔」扼住下淡水溪渡口，是陸路進入平原的必經之地。

隨著屏東平原越來越開發，瘴癘之氣也越來越消退。平原的瘴癘日消，吸引進入平原的漢人也就一天比一天多。原來上下淡水社之間的渡口很快就不夠用了。隨著南北街市一個個興起，橫渡下淡水溪的渡口也就一個個出現。乾隆時期（十八世紀中葉），已經有四個重要渡口連繫下淡水溪的兩岸，包括里港附近的蘭波嶺渡，屏東市附近的阿猴渡，萬丹附近的萬丹渡（亦即最早的那個渡口），以及新園附近的新園渡（後三個渡口仍然繼續由附近的平埔村落負責經營船）。也就是說，早在里嶺大橋、高屏大橋、萬大大橋、雙園大橋興建之前的兩三個世紀，人們就在大約相同的地方設立了橫渡下淡水溪的渡口。這四個渡口反映了下淡水溪畔四個街市的興起：由北而南分別是阿里港、阿猴、萬丹和新園。這四個小型都會都是以福佬人為主聚落；此外，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都以天上聖母媽祖為聚落的主祀神明。

和下淡水溪平行的這一線一直延伸到枋寮海岸是屏東平原福佬人最密集的地帶。為什麼福佬人會集中在平原西部或靠海的地方呢？解釋有很多種。最常見的解釋是「先到先得說」：閩南的福佬人較早獲得渡海的優惠，所以一來到台灣

---

<sup>69</sup>同註 54，頁 14~15。



就先選擇了地方較佳的沿河或沿海地帶居住；而廣東籍的移民因為比較晚獲准來台，所以只能無可奈何地選擇比較靠內陸的地方居住。這種說法常常隱含著對施琅的怨恨，因為一般人相信，要不是施先生從中作梗，客家人就可以早一點來到屏東平原，而不至於淪落到被迫住在內陸。

中央研究院的施添福教授提出另一種「原鄉論」的看法則沒這麼悲情。這位施先生並沒有怪罪另一位施先生（施琅）的意圖，因為他認為福佬人和客家人入墾屏東平原的時間因該差不多。但因為兩個民系的移民在原鄉生活習性的不同，使得福佬人很快選擇了屏東的沖積平原或低濕沼澤地帶，從事種植甘蔗或漁撈採捕的工作，此一蔗作傳統甚至維持到日治時代，並無根本改變；而客家人則越過下淡水溪做短暫停留後，很快進入比較內陸的扇端湧泉帶，利用此地豐沛的水泉，延續原鄉生活方式，廣闢水田，從事稻作。這種說法強調的是各取所需；客家人所佔墾的土地不但不是比較差的土地，甚至是整個平原上水源最豐沛，也是最有利於稻作的肥美土地。

此外，還有簡炯仁教授認為福佬和客家本並沒有那麼壁壘分明，兩個族群甚至還曾經廣泛協同合力開墾屏東平原。後來地力無法承受人口成長壓力，才爆發族群衝突，進行社會整合，形成福客分居的現象。的確，福佬、客家在幾次大規模械鬥之前，原本的居住地域可能不是壁壘分明；不過若要逆向思考福佬和客家曾經普遍協同混居，甚至合力開墾，那就必須進一步舉證說明了。我們不能僅憑林邊、玉光、九如、里港、加走、海豐、四春等福佬聚落有三山國王廟，就認定客家人曾經在這些地方和福佬人協力開墾，其樂融融。因為粵籍的福佬人和畚族人同樣也崇拜三山國王；並不是福佬人所祭拜的三山國王必定是客家人所遺留。渡過下淡水溪而來的中國移民，除了福建的福佬人和廣東的客家人之外，應該還有福建的客家人（汀州、漳州）和廣東的福佬人（潮州、惠州），甚至也有漢化的畚族人。其中尤其是廣東的福佬人，他們可能曾經相當活躍於屏東平原，所以我們才能在屏東平原上發現「潮州」、「潮州厝」、「潮州寮」、「海豐」、「揭陽」等等廣東福佬原鄉的地名（九如鄉隔壁的里港鄉也有以「潮厝」為名之聚落）。

下淡水的廣東福佬在這三百年來，幾乎全部融合在「閩南人」中而消聲匿跡。他們雖然籍貫是粵籍，某些風俗習慣或建築風格也和客家人頗類似，但因為語言和漳泉人士相通，所以在族群認同上，反而是傾向閩籍福佬。

今天下淡水溪左岸（東岸）的福佬人，卻大多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漳州或泉州。或許這種祖籍淡忘的現象和平原上太強烈的福佬、客家分類意思有關。台灣很多地方曾經發生的漳泉分類械鬥在屏東平原上似乎不曾出現過。整個屏東平原也找不出泉音或漳音特別明顯的地帶，而是普遍呈現漳泉音混合的現象。事實上，除了漳州、泉州、以及上一段提到的廣東福佬原鄉潮州、惠州之外，屏東的福佬人還有來自其他的祖籍地。例如萬丹鄉的永春州人就好比漳州人來得多，而高樹鄉的興化府福佬人，數量則幾乎和漳泉二府人士的總和相當。當然，今天這些來自永春州或興化府的福佬人，也都像前面提到的潮州府、惠州府福佬人一樣，在屏東幾乎完全失去了祖籍特色，連他們的後裔也大多忘了祖先的故鄉<sup>70</sup>。

漢人的拓墾活動，勢必佔墾「生番」的土地，而引起高山原住民的反抗，清廷遂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規畫一條的「番界」線，嚴禁漢人越界佔墾「番界」內的土地。縱然如此，漢人還是肆意進逼「番界」，佔墾「番地」。

由於漢人拓墾的進逼，終於挑起「生番」愛社護土的情緒反應，造成漢人所謂的「番害」，雍正年間，六堆外圍「番害」頻傳，即可證明。第二期拓墾區的漢人，面對頻仍的「番害」，為求「心裡寄託」，只好託付武功高強及法力無邊的神祇。這就是為什麼當地有許多三山國王（尤其是剛烈的三王）、文衡聖帝（關公）、中壇元帥、王爺及太上老君（可能是平埔族老祖的轉換信仰）的祭祀的道理<sup>71</sup>。

---

<sup>70</sup> 以上有關對閩、客族群在屏東分布之各種理論的評述，請參見李國銘，〈下淡水往事追憶〉，《屏東文獻》第二期，頁 98-100。

<sup>71</sup> 參見同註 54，頁 13。



## 第七節 結論

「三山國王」是粵東地方的守護神，所奉祀的神祇為巾山、明山、獨山三座神山，在明、清時代，屬於潮州府所轄行政區域內。現存文獻中最早使用「三山國王」一辭，並把三山國王傳說系統化的是元代任翰林國史院編修的江西廬陵人劉希孟。在潮、嘉、惠農村地區，三山國王一般被當作社神（民間稱為「地頭爺」），基本上是一社一廟或一村一廟（叫「地頭宮」或「王爺宮」）。幾乎每個村社都有許多王爺的「靈驗」故事，這些形形色色的民間傳說，絕大多數未被文獻所記載，但代代相傳，也隨著清代移民被帶到了台灣。

台灣早期村落通常以地緣關係為整合凝聚人群的基礎，也就是村落以原居地「祖籍」關係來建立，此種「地緣性」村落，通常以供奉家鄉地方神的寺廟為信仰中心，村廟的建立除了作為公眾祭祀的場所，是地方民間信仰的中心之外，也是地方公眾事務的中心，對村民的社會交往、公共娛樂、日常教化和社區認同的強化發揮很大的作用，所以村廟可說是社區地緣關係最重要的標誌和象徵。村廟與村落的發展，關係至為密切。村廟不但是鄉村的歷史的縮影，也是觀察鄉村歷史發展的重要線索。臺灣的三山國王廟都十分強調其與大陸原鄉的聯繫，作為「證據」的傳說往往與「分香」有關。

三山國王信仰成為在臺粵人區分「己類」和「異類」的文化標誌，因為這個地方性神明的信眾幾乎是清一色的廣東人。全島性的「潮州會館」即是位於府城台南的三山國王廟。該廟建於乾隆年間，建立後，寫有〈三山明貺廟記〉，這是第一個把大陸原鄉帶有士大夫文化色彩的關於三山國王的解釋，介紹到臺灣移民社會的文獻。這個多次載入縣志，又被現代許多研究者重視和推崇的廟記，剛傳入臺灣時，只是一個手民之誤頗多的傳抄件，它所依據的又是一個存在謬誤的抄襲之作。一方面，來自大陸的頗具「正統性」的文字性記載不被民間重視，另一方面，民間各種反正統的口述傳說卻在經歷一個文獻化和「經典化」的過程。這可能是因為，移民早期鄉村社會的領袖人物主要是豪強而不是士紳，一般鄉民也未受教育，加之交通不便，消息不靈，「正統」的文字性解釋比大陸原鄉更難以

在鄉村基層傳播，從而使各種口述傳說有更大的發展空間。但民間仍然有強烈的「文字崇拜」的心理，鄉民仍然相信只有文字記載的解釋才具有「正統性」，結果就產生了把當地最有影響的口述傳說記錄下來作為「經典」的趨勢。

不管是在廣東原鄉或是在台灣新故鄉，三山國王和客家人兩者之間實際上並沒有完全絕對的相關性。客家人可以不拜三山國王，而拜三山國王的也可以不是客家人，三山國王信仰是粵東潮州人和客家人共同的地方信仰，不僅客家人崇信，潮汕地區福佬方言區的居民亦崇信此一信仰，並不是福佬人所祭拜的三山國王必定是客家人所遺留。九塊厝是一個福佬聚落，庄內的村廟卻是深具粵東地方意識的三山國王廟。這是因為在屏東平原第二階段拓墾的移民潮期間，在原鄉就已信奉三山國王的廣東潮州府所屬的福佬語系移民，由於語言相通的便利，自然可以很容易的與漳、泉等地的福佬人合作開墾九塊厝，諧和混居，甚至在人數上還佔優數，故漳、泉的福佬人乃依附他們，共建三山國王廟以為信仰中心，並藉三山國王的武威以「禦番」。當然也會有部分同樣信奉三山國王的粵東客家族群共同參與拓墾。

現今的九如鄉九如聚落位於武洛溪的北岸，《乾隆中葉台灣輿圖》的「巴轆庄」（現今的九如聚落）卻位於武洛溪的南岸，這種地理位置的差異，原來是一場發生在嘉慶初期的大水所惹的禍。這場大水沖毀巴轆庄，庄民逃離到北岸重建九塊厝庄，並且於嘉慶十二年（1807）重建三山國王廟於遷徙地。由於該地水患頻仍，以致開發時間都比鄰近南北的海豐與阿里港兩大聚落為晚。

九塊厝原先是一個以粵東潮州府人（含客家人）為當地的強勢族群，漳、泉福佬人依附其間的聚落，聚落發展之後，閩粵共同興建三山國王廟，縱使後來時過境遷，福佬人依然奉祀如故。這種情形與鄰近的阿里港街不同，也與北部的新



莊不同<sup>110</sup>。道光十二年（1832）「李受騷擾事件」之後，屏東平原的閩客關係急速惡化，九塊厝庄卻因「王爺奶」的奉祀，與鄰近客家人的關係反而更加密切。

日本昭和二年（1927）正是日本積極利用台灣的宗教信仰，作為協助其殖民統治的工具的末期，台灣各寺廟的迎神祭典、建醮等宗教活動，不但為遭到總督府的取締禁止，反而被鼓勵支持，因此，各式祭典極為鋪張，殿宇大興土木，九塊厝三山國王廟也完成第二次重修的工程，視為今日廟貌之主體。終戰後迄今雖也有數次整修工程，但都只是局部維修，未變更廟宇本身的主結構。

---

<sup>110</sup> 尹章義〈閩粵移民的協和對立－客屬潮州人開發台北與新庄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收錄尹章義《台灣開發史研究》，台灣研究叢刊第十三，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349~380。